



编者按 近日,市影视办集结出版了《永康影评》合集,其中囊括了由29名特约影评员撰写的数十篇影评佳作。自去年8月特约影评员制度建立以来,是影视办多次举行优秀影视作品观影活动,组织活跃影评员开展工作。目前,影评文化已成为我市影视文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现摘录几篇供读者欣赏。

盲歌 不盲

评电影《盲歌》

王春燕

一根鼓箸、一副竹板、一只盆鼓、一名盲艺人,演绎最原汁原味的永康腔调,这便是永康鼓词。

电影《盲歌》样片出稿,民间老艺人卢顶风先生用饱经沧桑的声音,原生态的永康话唱着鼓词,向众人展示了当代民间老艺人的生活状态,勾起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,也触动了好几代人的心弦。

卢顶风是一位盲眼老人,唱了一辈子鼓词。影片的第一幕,便是卢顶风早晨洗漱,洗漱完摸着导盲杖出门。画面呈现出了最原生态的生活。在整部影片中,真实呈现卢顶风生活的画面并不少。如拄着导盲杖在路边行走,搭着同村人的肩膀出门,被交警扶着过马路,吃着简单的早餐,跟同是盲眼的老伴相互搀着,每一个画面都可见盲对于一个人造成的生活不便。

而生活如此不便的盲眼艺人,对鼓词的坚守却是那么执着。影片有一个情节:卢顶风给佛事唱鼓词的时候,唱到声音嘶哑,却丝毫不肯停下,嘶哑的喉咙扯着沧桑的声音,一直唱到结束。这个画面感人至深,让我差点落泪。

盲歌 不盲啊,盲眼艺人怀揣着对民间艺术的深情,心中敞亮啊!

当我继续往下看,却发现我对这位民间老艺人 执着 的理解太浅薄

了。影片中有一段情节,说到鼓词的后继者童跃明先生去找鼓词的录音带,专门录鼓词的胡康健告诉他:我现在都不想录了,来买录音带的人太少了,现在的人很少听鼓词了。还有一段卢顶风接受采访的话:以前听鼓词的人多,永康大一点村庄我都去唱过了,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听,我也是靠鼓词养活了三个孩子。现在听的人少了,收入也没有以前多。我意识到,鼓词这种民间艺术,随着时代的发展,正在逐渐走向弱势。追溯鼓词的历史,永康鼓词源于宋代南下的曲子词,是一种用永康方言单口说唱、一人多角的传统艺术。许多盲眼人因无法从事其他工作,便唱鼓词以谋生。他们走遍各个村庄,在黑暗中唱出了生活的光亮。鼓词,是他们的生命之光。而近几十年来,鼓词传人数目急剧减少,永康鼓词整体发展呈萎缩状态。而现在,即便听鼓词的人很少,即便只是佛事需要,卢顶风还是唱到喉咙嘶哑不肯停歇。这难道不是一种生活的无奈?

令人欣慰的是,曾经的文化记忆,还未完全消逝。在一代人的情感和诉求下,永康鼓词正被抢救,被重新拾起。

影片里的童跃明先生,正是一位同样执着鼓词的艺人,他用他的力量,拉

起了鼓词那根慢慢垂下的弦。还有民间录音人胡康健先生,跟童跃明不期而遇后,一拍即合,一个录音,一个传唱,将鼓词的声音传入了许多人的耳中。

影片穿插了很多让人心头一热的画面:胡康健在堆满鼓词录音带的房间试听录音,童跃明在民间舞台上唱鼓词,民间自发地组织起永康鼓词学习班,一群人聚在一起认真地学着鼓词,学校的孩子,在童跃明的指导下敞开嗓子唱着:古板敲起响堂堂,要唱陈亮状元郎。

这些画面无疑是让人有些欣慰的,影片还谈到了永康鼓词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,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。

永康鼓词,是一代人的文化记忆。《盲歌》这部影片,用纪实的手法,记录了它的现状,它的焦虑,它的传承,以及它在永康这片土地上植入的深情。

盲歌,声声入耳,声声触心。这是盲眼老艺人的生命之歌,更是我们对于永康鼓词的挽留之歌。我必须说,这是一个好素材,这是一部有情怀的影片。正如影片的宣传语:不忍成碎片,捡起做文章,无论碎片怎么碎,影片有什么瑕疵,能捡起做了文章,便是一种无上光华。

《钗头凤》下的幸与不幸

影片《唐琬与陆游》观后感

卢小芳

2004年,我曾专门去往绍兴沈园,为了两阙题壁的《钗头凤》,为了那段流传久远的唐陆旷世之恋。

2019年春天,我们透过越剧优美婉转的唱腔重温经典。浙江和通公司出品的越剧电影《唐琬与陆游》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听体验。

陆母与唐琬为亲姑侄。陆母因听信算命人之言,认为唐琬与陆游有“生离死别”之不利,又因唐琬婚后多时未有孕育,陆母恐自家无后,代写一纸休书逼陆游出妻。陆游听从文友赵士程建议,把唐琬安置在红楼别业,待时机以求陆母收回成命。

陆游托人传送唐琬的书信被陆母半道截获并付之一炬,幽居别业的唐琬迟迟等不到心上人,万念俱灰,跳水轻生。幸被赵士程救起。后陆游听母命另娶王氏,唐琬由唐父作主再嫁对她的才情倾慕已久的赵士程。十年后,唐赵

夫妇赏游沈园时邂逅陆游,并置酒以赠。陆游酒后随兴题《钗头凤》于沈园墙头,寄寓思念之情。唐琬百感交集,唱和一阙《钗头凤》之后即郁郁而终。

影片中多次出现两阙《钗头凤》,让人泪目。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,人成各,今非昨。本是甜蜜恩爱的一对夫妻被世俗的条条框框生生拆散,久别重逢时,各已另娶另嫁,可说万般滋味在心头。特别对重情的唐琬,眼前的人一直住在心上,从未曾离开。沈园再逢,一石激起千层浪,旧怨新愁,成为了她迈不过去的坎儿。

赵士程于她有救命之恩,是默默守护她的人。陆游的遵从母命,出妻理由在赵士程这儿一概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位正统的皇孙也根本不在乎是否无后。唐琬在陆游这儿尝得婚姻与封建礼教的千般苦楚和束缚,却在赵士程这儿修得纯正爱情的正果。一个经历被

出妻之痛的苦命女子,在赵士程这儿得到千般呵护万般爱,心上的伤在一点点愈合,过了十年平静安然的日子。若不是那一阙《钗头凤》,大概不会红颜薄命。一个甜蜜无比的开端,一个伤心欲绝的转折,让她发出“世情薄、人情恶”的无奈喟叹。让人窒息的封建礼教和世俗人情带给她无尽的折磨,还算幸运的是,赵士程超越了那个时代,替她开了一扇可供透气的窗。

陆游与唐琬分开后,有妻有妾有子嗣,唐琬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而对赵士程来说,唐琬却是唯一的。唐琬即是他的全部。

两阙《钗头凤》是以“凤头钗”定情的恋人被棒打鸳鸯后对那个时代的痛诉。而赵士程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抹理想之光,如果陆可以像赵一样突破世俗的成见,唐陆的爱情悲剧就不会发生。唐琬,所幸遇到赵士程。

败者为王

孟双印

我想,李宗伟并不恐惧失败。

人之所以会心生恐惧,那是因为从小到大所培养起来的“自我”的观念强化了我们一时一地的得失感。读书的时候,我们压力大,是因为害怕自己成绩下滑会受到老师的批评;工作的时候,我们压力大,是因为害怕完不成任务,自我会招致别人的否定;就连交朋友的时候也忧心忡忡,还是因为害怕说错话、做错事会影响自我的人际关系。我们害怕得太多了,怕自己拥有的会失去,怕自己想要的得不到,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,我们总是以“自我”的得失来制定行动的纲领,却从来没有发自内心地真正去探

求过知识,也丝毫不曾为我们的工作对象、为我们的朋友真正地考虑过。

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,不损人利己,不谎话连篇,是正道,也是自然的规律,照此而行,自然无惧无畏,无拘无束,不必处处掣肘,也无需如履薄冰,但现实中我们往往考虑,饿了,怎么吃,精细,困了,怎么睡,自然,损人了,利己的目的能不能达到,说谎是不是能给自己带来便宜,想的多了,就像提线木偶一样,步履维艰,受制于人。

面对二年级小朋友的时候,我曾说过这样的话:

班干部如何才能做好工作,让同学们信服,帮助老师更好地分担班级

管理的重任?唯一的绝招就是公正无私,不偏不倚,为班级多想一点,为自己少想一点,赏罚分明,立身端正,同学们自然畏威怀德,对你服从信任。

对孩子,我们就是这样教育的,对我们自己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兜兜转转说了这么多,回归到电影本身,我想说,败者何以为王?那是因为他有大我无小我,有故国无私家!

一个体育人,如果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一己的得失荣辱,而是超越自我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,那么他即使一次又一次地败在运动场上,却还是依然能够赢得观者的喝彩,对手的尊重。

败者,依然可以为王。

看《榫卯》小记

□李向青

昨日下午,作协忽然报名看电影。《榫卯》这名字,我看了并没有什么感觉,而且当时刚好有事,可能不能及时赶到,便有些犹豫,后来想想还有主演互动,也是十分难得,最终还是去了。谁知道,一看却发现,这是一部难得的极具文化情怀的电影,不愧获塞班国家电影节最佳电影提名。更难得的是,影视办邀请到主演马跃老师与大家互动,马老师对剧情和人物内心的诠释以及对剧本深刻的理解,更加深了我们对电影现实意义的认识,实在是不虚此行。

电影通过古建筑重建专家陈文远家家祠的异地迁建,展开他及他父亲与开发商的冲突,母亲曾经对家祠的舍命保护,如今一家砸锅卖铁地坚持,以及作为现代开发商设计师的妻子观念的冲突和最后的支持,中间再加上高明的对话设置,多角度展现了在经济大潮中历史文化遗产遗失的痛,以及无限孤独中的那一份额得的坚守。

电影节奏有些慢,甚至有些沉重,更多的是表情和心理的刻画,语言简洁深刻。影片中多次重复陈文远随母亲读牌匾的情形,那种无声的传承和保护,父亲和他对话时的只言片语,城市的古建筑越来越少的吧。还有说到家祠的,运动中没毁掉,没想到在经济发展中最终保不住。还有他问父亲为什么把家祠堂卖到那里,他父亲说,好歹还能保住。声音很小,但是在我听来却是震耳的大钟,如同呼啸,感觉到现实与历史的冲突中,那一种沉痛与无奈在蔓延。

同样精彩的对话还有不少,比如庆功聚会的那个镜头,陈文远跟罗总说,那是祖上传下来的,明朝的,500年了,对承载着深远的家族历史和传奇的祠堂匾额的遗失无比惋惜,然后罗总说:明朝的,500年是吧?好,我给你弄个元朝的,800年的!在这一刻,陈文远的那种文化保护的孤独与寂寞透屏而来,深深地击中了我。

即便是曾经那么支持他,肯花大价钱买他家祠堂并修复的罗总,实际上也只是个商人,并不清楚此牌匾与彼牌匾在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不同,改头换面嫁接后的文化是否还是原来的文化。在他和父亲的坚持下,家祠最后完美重建完成,然而梦中的家园却再也回不去了。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梦中的家园,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。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,我们也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,但是午夜梦回的时候,或许我们的心也会产生短暂的迷茫和深远的割裂感和痛楚感。

所幸还是有希望的,你看最后的也是极为经典的一个镜头,女儿把小手伸给父亲,父亲慢慢伸出手握住,一种无声的传承在延续。

提问中,马跃老师的回答深刻深远,文化确实是需要记忆的,以及经济发展中文化的断层。他还说到为了找到拍这部电影的感觉,曾经到坐磐山中和泥水匠一起呆了很久,电影中满是泥的形象是最真实的写照。也难怪,马跃老师凭借这部电影成功进阶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。